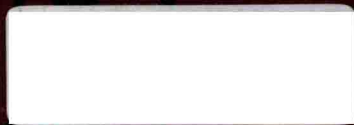


消失在 镜子后面 的妻子

李洁——著

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用一生来守护自己的「先锋」
丢失了自我的现代人
在镜子背后能否找到真灵魂

现代性
五面孔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五 现
面 代
孔 性

消失在 镜子后面 的妻子

李浩 — 著

南方蓝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 / 李浩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5

(现代性五面孔)

ISBN 978-7-5360-7849-9

I. ①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3192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特约编辑: 张 鸿

责任编辑: 黎 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封面插画: Dola Sun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
XIAO SHI ZAI JING ZI HOU MIAN DE QI ZI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9.375 1 插页 |
| 字 数 | 202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9.8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魔法师的事业

——李浩

(自序)

只要全书安排得当，序言就不是祝酒辞的次要形式，而是评论的一个侧面。

——豪·路·博尔赫斯

1

近乎两年的时间，只要有会，我就重复同样的话题：文学的魔法。我有意强调着创造和虚构，故意片面深刻、矫枉过正，扯起昆德拉、巴尔加斯·略萨、帕西·卢伯克、莫里亚克、本雅明等人相关阐释的大旗，并重复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对“作家”的理解：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：他是讲故事的人、教育家和魔法师。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，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。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，得力于此。”

在写作中，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。我的看法也是如此，我把写作（和一切艺术）看成是魔法师的事业，他需要“再造”一个有差异的，有个人趣味的，容纳着理想、幻想的虚构世界，在这个虚构世界里，每个人的行动，每个事件的发生，每个波澜的起伏，每个细节的隆起都渗入着“魔法”的因素。没错儿，“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，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：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”（纳博科夫），是否具有说服力、具有真实感完全取决于写作者的魔法能力，好的作家当然有能力“弄虚作假”并有能力让你沉浸于他所创造的世界并“信以为真”。它，考验着写作者的个人才能。

如此言说，并不意味着我对“真实”有半点儿轻视、忽略，恰恰相反，我极其看重文字之“真”，写作者使用天赋魔法，“弄虚作假”，对现实、日常的发生进行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，其本质目的恰是努力“求真”，努力探究被掩藏着的存在之谜，人性之谜，向我们“沉默着的幽暗区域”伸展出敏感的神经。“变化”是为了集中，聚拢，强化，将微点放置在显微镜下呈现，像卡夫卡在《变形记》里所做的那样，像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所做的那样，像君特·格拉斯在《铁皮鼓》里所做的那样——写作者使用魔法，是试图让我们从另外的、非表层化的角度逼近“真实”，更为深刻、繁复和内在的真实。像我这样的写作者，对内在的真实感更为看重。

收录这本集子的篇什，多数属于“非存在性”的、“非现实性”的，我强调着魔法和魔法的使用，有意用强光打在它的身上，让魔法略显得凸现一些。这当然是种有意。《夸夸其谈的人》中，主人公具有“返回过去的时间并做出某些改变”

的能力，而“我”的妻子竟会在打扫房间的时候莫名地在镜子里消失（《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》），而作为邮差，“我”在传送普通信件的同时居然被死神选中，为他传递起“死亡信笺”（《邮差》）……《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》讲述的也并非康熙、乾隆、汉武帝或者亚历山大、哈德良，他们谁都不是，他们不具备具体的历史印迹，但，他们既是“他们”也是我们；拉拉国的故事属于童话，最大限度地使用魔法让我感觉愉悦，我想有朝一日假若我将我对人类要说的话说完，就会像卡尔维诺晚年那样将自己的生命尽数交给畅快的魔法，只和自己的智力、幻想进行博弈——

2

“在任何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背后，都有三个主要的愿望：制造某种东西的愿望；感知某种东西的愿望（在理性的外部世界里，或是在感觉的内部世界里）；还有跟别人交流这些感知的愿望。”奥登在《牛津轻体诗选》导言中如是说。他说的是“都有”，用不容置喙的语气；是否“都有”我并不敢如此断言，但是，我有，我确实有。

我看重《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》，我借他们的境遇寓言，言说，说出我对人的存在、得失、命运的追问，对尊严、利益、欲望的追问。因为具体遭遇的不同，六个国王各有侧重各有负载，它可以无限地写下去，是的，我也是如此打算的，本来我准备写至少三十二个国王故事，独立成一本书——但另外的写作兴趣中断了它，这个计划被一再地延滞下来。国王，

是高处，极致，吹入他骨骼里的风会更强硬些，命运感会更强硬些，那种“思”的质感也会更强硬些——这是我写下国王的原因所在。我看重《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》，还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说“我”，一向，我将自己看成是被封在果壳里的国王，这个想法似乎没有来由却根深蒂固。写作，是一面放置在侧面的镜子，它照见我的痛与哀愁，幻想和梦，忐忑、犹疑、两难和困惑，对世界的认知和……照见我隐藏在内心里的魔鬼和天使。

《拉拉国，拉拉布》同样是国王故事，这个国王偶尔降为“市长”——这里的国王并非六个国王中的任何一个，他不是，他是权力和权力的傲慢，是荒谬和荒谬感，是哈哈镜下权力者的影子，是自我膨胀和为所欲为，是……同样，我也曾准备将它写成一本独立的书，同样，它也被一再地搁置。我极其看重“思”，在小说中同样如此，我认为“我思故我在”的断语对于文学同样部分适用，仅仅满足于客观描述而缺乏“思”的质地在我看来是滞后的、没有未来的文学，但同时，我也极其看重童话般的轻逸，看重游戏和游戏的快感，《拉拉国，拉拉布》是两种看重合力下的结果。

《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》属于“概念先行”，它的起点是计划中的一篇论文《蠕虫化倾向和零度写作》——它的核心部分，我在小说中借用电视里的访谈略有涉及。蠕虫化，确是荣格对乔伊斯小说的针对性评价，后来我评论韩东《知青变形记》的时候引用过这一片断——我发现，我们时下的写作多采取客观零度，这几乎是种共识，它在技术成功的同时其实也可能掩盖了我们可能的问题，而它又是那样尖锐而普遍：我

们普遍缺乏情感投入，爱无力也恨无力，我们自身的温度不够当然也无法照亮故事里的人物，我们善于计较计算，按照合理的、最有效果的配方来完成构建，却不为故事中的人和物连通血管。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喧哗着行动着的人，却也是没有内心的人，他们和我们一样冷漠地对待这个世界和他者，即使在那些号称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多是如此。在作品中，生活中，我们回避着真和真问题，漠然，无心，自私，麻木，缺乏责任和对具体事物的感受，因而我们的文学也是如此，因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……我们渐渐进入了蠕虫家族，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——不，在对待自己上，似乎那种漠然和冷也早就侵入了进来，我们可能，真的“连自己也不爱”。我将自己的这一思考说给妻子，她在扫地，不把移动的耳朵给我留下——在镜子后面消失是她付出的代价，我的这一“恶毒”当然也是蠕虫化的。

何谓命运？充当死神的邮差而无力拒绝，这种妥协性的顺从是否是命运的部分？非如此不可？在《邮差》中，死神当然具备象征性，他还曾以一种尚显亲和的面目出现过——让故事放大的部分缩小，还原，到达日常，大约太多的人有过类似的境遇：我不得不如此，我不得不说谎，我不得不对某些不平视而不见，当然偶尔我也不得不小小作恶，不得不充当……这个信使。在这一生中，我们出于种种（包括怯懦，虚荣，妒忌，盲从，欲望，自我保护）的原因而时有做错，甚至是对他者的“加害”，甚至是落井下石助纣为虐——“你要我怎样？我还能怎样？”我们时常如此辩解，而情况有时也是，我们只得如此，在经历痛苦和挣扎之后，我们还是如此行事。在面对这些

不得不的时候，我们也时常用不思忖来麻木自己。不思忖可以使我们获得貌似宽恕，不正视，而文学不能。文学存在的价值之一，就是提供“事前”的、思忖的可能。无思无虑地盲目服从是人类灾难的渊藪，它，很可能是集体暴力和平庸的恶的温床。在这里，我放大了挣扎，将“我”的境遇推向极端，让它显得更为惊心一些，也努力让它能够生出划痕。

一个人的自序，往往会在故意的自谦和自我的夸耀之间摆动，我承认我的这个自序也是如此，似乎自我夸耀、自我阐释的成分更多些，打住。再多说，可能会遭遇聪明人的嘲笑，这样的结果应当尽可能避免。或许，真如苏珊·桑塔格所说的那样：“为取代艺术阐释学，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。”

3

虚构是古老的。文学的最初（尤其是小说的最初）具有强烈的虚构性质，无论是《山海经》《周书》《荷马史诗》及古希腊戏剧，虚构根深蒂固，其合理性不辨自明，毋庸置疑。然而，“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早已过去，那时自然和非自然，事实与想象，好像几个亲兄妹，在一个家庭里玩耍吃喝，长大成人。今天，它们发生着巨大的家庭内讧，这是连做梦也没想到的”（泰戈尔《历史小说》）。这一家庭内讧影响至深，以至众多的作家不得不重新为虚构和幻想辩解，以至对虚构的捍卫与强调变成了一个现代性话题。当然，虚构的魔法在现代性中也得到了更为崭新、丰富的保障，它进入到前台，具有了更为显要的位置感。在现代性开启之前，我们谈文学（和一切艺

术)属于“魔法师的事业”大约是荒谬的,不被理解的。

和虚构一起构成文学现代性标识的,我以为还应有对人和人性的体察与追问,悬置道德评判,故事性的弱化与淡化,思考和审视的介入,游戏性的强化等等。我没有使用马泰·卡林内斯库在《现代性的五副面孔》中的概念,他言及的更多是文化思潮而非文学,我愿意将这一现代性放置于文学(尤其是小说)的内部来打量。将强光打在“个人”的身上,给他注入血肉,试图理解他悲悯他并为之做出辩解,哪怕他是道德上的瑕疵者,是暴君、罪犯或妓女;非脸谱化,放弃事先的道德判断,建立悬置的区域也是小说现代性的基本诉求,它,不能助长我们可能的武断,不能助长我们的麻木和不思忖;至于故事性的弱化与淡化,我的意思是现代小说需要帮助我们摆脱戏剧化冲突的简单喜好,摆脱看热闹、娱乐消遣的简单喜好,像布莱希特“间离化”理论中言说的那样,阅读者需要调动“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知觉”,积极参与,并和写作者一起共同“创造”。重视思考和思考的力量也是现代性的标识之一,它撑开了小说的可能向度,越来越成为有丰富汁液和艺术气息的“智慧之书”,我极为看重现代小说中的智力博弈,它一向让我沉迷。“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,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:‘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’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。”(米兰·昆德拉《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》)游戏性,也是现代小说所强调的,它和对思的注重形同硬币的两面,在这里,写作者充分利用着天赋魔法,“再造”一个世界,别样的、特别的、有着独特的缪斯表情的彼岸世界,这个世界,只在艺术中成立,得以精巧而完美地建立。我和我们也都珍视它。

目 录

魔法师的事业（自序）/李浩 / 1

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 / 1

拉拉国，拉拉布 / 67

他人的江湖 / 133

夸夸其谈的人 / 157

跌落在我们村庄的神仙 / 173

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 / 187

邮 差 / 207

从侧面的镜子里往外看（访谈）/李浩 张鸿 / 251

六个国王和各自的疆土

国王A

对于一直无精打采的国王A来说，夜晚根本上就是一种恐怖的象征，一吃过早饭他就偷偷地谋划如何对付夜晚的即将来临。每日的黄昏，国王A总是指挥他的侍卫和太监将他抬到花园里最高的一座假山上——在那里，国王A可以占有夕阳的最后一片余晖，因此，他的夜晚会比假山下面的王宫迟到大约三分多钟。

通常，国王A会用歌舞、酒宴、性生活挥霍掉大半个夜晚的时间，他甚至曾经叫人在他的房间里设置了一面屏风，叫歌伎们彻夜弹奏——不过那样他会在白天显得更加无精打采，于是只好又叫人撤走了屏风。有一段时间他叫自己的四个妃子和自己同睡一张床，五个人挤得满是肉的气息，但仍然无法阻止恐怖像一根钉子一样插入他的脑子，他仍然噩梦连连。

国王A一个异常宠爱的妃子偷偷地记下了国王A那些奇怪的

梦。是的，她确实是偷偷记下的，尽管国王A每次和她睡在一起时，到了早晨都会和她说自己的梦，但最后往往会加上一句，不许对别人说。

国王A那些奇怪的梦得以在宫廷内和大臣们中间流传是在国王A失踪之后。国王A的妃子把它作为一项提供，想为对国王A的寻找提供一点或许有用的线索，但在王宫和大臣们中间，这些梦，似乎只被当作了一种饭后茶余的笑料，对于具体的找寻根本没有用处。况且，新国王在国王A失踪后第六天就登基了，他是国王A的一个弟弟，在国王A失踪的第三天，他正带着一支两万人的队伍从边关星夜赶来。

叙述国王A失踪后的寻找之前，我想也许真的应该先说说国王A的那些梦，无论它对寻找能不能提供帮助。

梦见1：国王A在花园里和一个面容模糊的大臣下棋。那时天空晴朗，几只蝴蝶在花丛中悬挂着，飘来飘去。突然间国王A听见了一阵狞笑，天色立刻暗了下来，蝴蝶们在巨大的风中，被撕成了碎片。那个面容模糊的大臣面容更加模糊了，他站了起来，一步步地朝着国王A的脸走过来，国王A看见他两只巨大的，闪着刀光一样的牙……

梦见2：军机处，国王A在和几个大臣商议一件什么好像很重要的大事，最后变成了大臣们在商量，国王A被闲置了起来，他大声喊叫可那几个人没有一个看他的脸。懊丧的国王A只好一个人去旁边看鱼，他们说你去吧去吧哈哈哈哈哈。国王A想你们笑什么不就是看鱼吗，可这时鱼们都变了，一群凶恶、丑陋的鱼将国王A拉入了鱼缸，然后一起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梦见3：一条蛇突然地从屋子上掉了下来，它摔得满身是

血，张着大嘴大口大口地吸着气，看样子已经奄奄一息。国王A叫侍卫将它弄走，喊过之后他发现屋子相当空旷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场。没办法，国王A只好自己走过去，用手提起了蛇的尾巴——许多的血从蛇的口中倒了出来，地上一片黑红。这时，地上的血一起蠕动了起来，至少有上万条蛇，全身像血一样红的蛇，它们抬起了头，吐着长长的信子。蛇长得很快，一瞬间它们就挤满了整间屋子，国王A的头上、身上、手上、腿上都爬上许多的蛇……

梦见4：他梦见自己被人杀了。许多的人都目睹了他的被杀，刺客是在国王A的背后插入的刀子，而那些人，则在刺客的背后静静地看着。国王A转过身来时他看到那个刺客正大摇大摆地走到人群的中间，可国王A却未能看清刺杀他的那个究竟是谁。于是国王A忍着剧痛走到那群人的面前，问那个杀他的是谁，可没有一个人应答，有一些人甚至把头偏向了一边……

梦见5：他梦见一把刀子对他穷追不舍。他千方百计地躲闭，可刀子总能追到他……

梦见6：国王A在花园里。他摘下了一朵花，放在眼前看时花朵已经成就了骷髅，其他未被摘下的花则都变成了狂叫不止的牙齿……

梦见7：……

梦见8：……

梦见9：……

新登基的国王叫人四处张贴寻找国王A的告示，在告示中他发誓无论国王A何时归来，他都会主动向国王A交出这个国家和全部疆土；任何人发现国王A的下落都将受到重赏；任何人伤害

了国王A，无论是谁，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，诛灭他的九族。在张贴告示的同时，新国王还叫人找到国王A宠爱的那个王妃，叫她一遍遍地给他讲国王A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梦，听着听着，他就会哈哈大笑：我这个哥哥，从小就是胆小如鼠。

（不过，没用太长的时间，这种对夜晚的恐惧也传染到了新国王的身上。他先后杀了三十七位大臣，换了三千人的侍卫，将王宫的墙加高了三尺，可那种恐惧还是在夜晚席卷而来。新国王对大臣的诛杀引起了三次严重的叛乱，在最后一次叛乱中他被赶到了一口枯井里，乱军提来了水，将他淹死在井中。这是后话，与国王A的故事关联不大。）

有关发现国王A的消息不断传向王宫，一时间，这样的消息难辨真假。新国王曾在同一时辰里接到七个密报，国王A分别在东南西北远处近处的七个方位出现，国王把七个密报一起投入了火炉。

半年之后，国王A在距离京城八百余里的一座寺庙里出现了。那时，他已成为了一名僧人，扫着寺门外的积雪。

新国王摘下了自己的王冠，脱下了龙袍，将它们放在一顶轿子里面，然后带着三百人来到了那座寺庙。他们上山的时候是一个晨曦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山上山下一片苍白。来到寺门外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——雪又下了起来——也许根本不是真的又下了一场雪，只是风卷起了山上的积雪，然后将它们重新撒在地上——新国王远远地看见了国王A。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僧衣，正在簌簌发抖地打扫着地上的雪。他这种努力在本质上讲是无用的，因为雪还在下，他扫起的雪在风中又刮了回来。

新国王拉住国王A的手。他跪在了雪中。

仿佛没有看见，国王A转过了身，他把雪扫得纷纷扬扬。

纷纷扬扬。

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，不止一本史书上曾对此有过记载，至于野史中的种种演义就不用说了。对于众所周知的故事我不想做过多的叙述，其结果就是，国王A继续进行他的打扫，而新国王带着失望的情绪在黄昏中下山。他未能说动国王A重新当这个国王，国王A对于国家、权力与疆土都已感到厌倦。

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遗忘，仿佛在一夜之后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他和昨天的那个他毫无关系。难道，记忆就没能给他留下一些痕迹，毕竟，他遗忘的是一个巨大的王国！

国王A遗忘了他过去的一切，他是在进行着遗忘，他在那座一直不出名的寺庙里专心当着一名僧侣，他比以往的任何僧侣都更像一名僧侣。

早上，国王A会早早地起床和其他的僧侣打扫寺院，打扫冬天的积雪，秋天的落叶，或者春天杨柳的飞絮；随后是早课诵经的时间，《金刚经》《般若波罗蜜经》《华严经》，国王A先后将它们记在了心里。如果说在进入寺院两年的时候，他背诵的时候还可能出现一点点的小失误，或者停滞，那么两年后所有的经文对国王A来说都是流水。只要有一个开始，它就会不断地诵出，没有任何可以阻挡住它的速度。在国王A五十四岁那年，他还曾主持讲过三个月的经文，那时，他和其他得道的僧侣一样，有着飘然的白须和厚厚的皱纹，一件很旧但很洁净的

袈裟让他显得没有半点的俗气。此时，即使已被乱军杀死的他的弟弟重新回到人间，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人就是国王A，他的亲哥哥。

和僧侣们一起起床，诵经，打扫，种些蔬菜；和僧侣们一起吃那些毫无油水、难以下咽的食物，穿破旧的僧衣，国王A已经在僧侣中间融解了，他唯一保留的一个和其他僧人不一致的习惯，就是他喜欢在黄昏的寺门前，向着远处的群山眺望。

僧侣们问他，他说他在悟。

住持方丈问他，他说他在悟。

曾有因为家遇劫难投入寺庙者，曾有由失恋而投入寺庙者，当然，有一些人出家的目的是躲避战乱，然而无论是谁，他们都没有国王A遗忘得彻底。

他的儿子曾带着一身的伤痕来找过他。他儿子向他哭诉家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，可国王A仍在不紧不慢地清扫着院子里的落叶，任何的不幸，无论是生死还是屈辱，无论多大的事件，都未能令国王A的扫帚出现丝毫的节奏上、频率上的改变。他的儿子在寺门外睡了一夜，第二日清晨已经昏迷的他被几个黑衣人带下了山，国王A目睹着这一幕，可他没有忧伤或愤怒或担心的表示。儿子与他简直就是路人，不仅如此，好像儿子的来与被带走都是一场梦，他相当冷静地看着梦中的发生。他所宠的王妃也曾来过寺院，这一路是异常艰难的。她的头发乱了，而且寒冷冻伤了她的手指。她在山上呆了七天。她向国王A诉说着思念之苦和旧日的快乐，向他诉说曾经有过的所有隐秘，以及他的那些很旧的梦，最后，她还在雪中脱去了所有的衣裳，用赤裸的身体来温暖国王A，可她还是带着绝望走下了山崖。她